

看东方
日本社会
与文化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彭曦 郭晓研 译
[日]加藤周一 著

何谓日本人

加藤先生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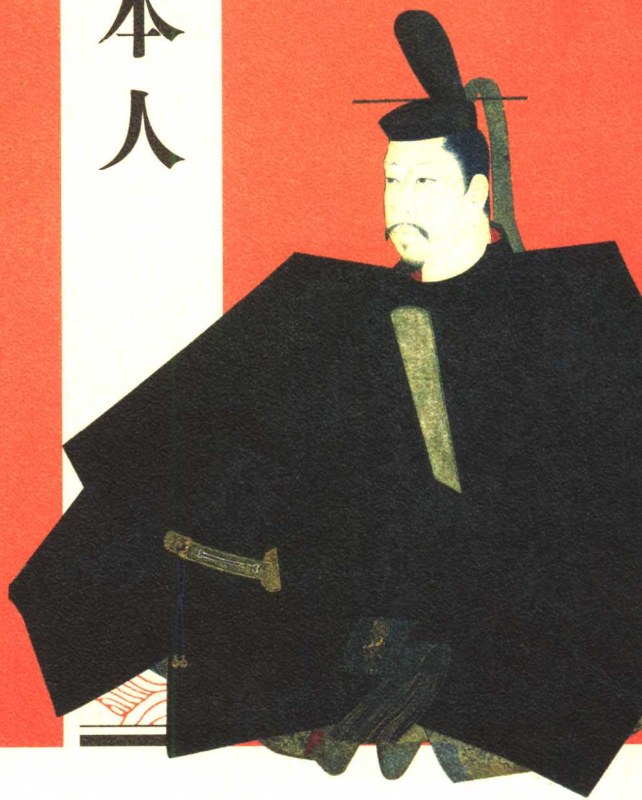
对日本人的民族特性 精神构造 生存方式 将来的发展趋势等

展开了独特的分析

他所提出的

“混合文化论”“现世主义”等观点

无疑能给思索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问题的读者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南京大学出版社

C955. 313/8

2008

丛书主编 张一兵

看东方 日本社会与文化

何谓日本人

[日]加藤周一 著
彭曦 邬晓研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日本人 / (日)加藤周一著;彭曦,邬晓研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看东方. 日本社会与文化/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05226-2

I. 何… II. ①加…②彭…③邬… III. 日本人—
民族性—文集 IV. C955.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4992 号

《Nihonjin towa Nanika》

© KATO H Syuuichi 197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登记号 图字: 10-2007-058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看东方:日本社会与文化
书 名 何谓日本人
著 者 [日]加藤周一
译 者 彭 曦 邬晓研
责任编辑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2 字数 14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ISBN 978-7-305-05226-2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对中国与其东方邻国日本,我们往往喜欢用“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来形容,指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地缘距离和相互之间依存的关系。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则源远流长,秦汉时期就有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海上求仙到日本的传说。隋唐时期,是日本与我国交往的第一个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国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国也曾派遣过大量的迎送使节。两国友人、僧侣、学者之间交往不绝,特别是唐高僧鉴真和尚的东渡,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刻画下了浓墨重彩。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许多典章制度、风物民俗等都有取法华夏文化的痕迹,所谓“和魂汉才”,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面师法西洋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文化取向上则要“脱亚入欧”,一时被称为蕞尔小岛的日本,物阜民丰,国势强盛,在东方国家中第一个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而忝为列强。而其时的中国,则是积贫积弱,国势衰微,于是一大批有识之士东渡日本,欲从“同文同种”的邻国汲取强国的良方。但从晚清至近现代,以前的“学生”欺负了“先生”,日本的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八年的全民抗战和艰难困苦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一切自然都持排拒之态。而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日本又在经济上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文化上则受欧美文化影响至巨。但值得关注的是,走进全球化的东方日本却没有真正失却自身的民族文化之魂。

要了解一个民族,就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但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了解上,却呈现出一种非对称性:日本对中西优秀文化采取的是“鲸吞”式文化输入方式,再加以本土的改良、消化,为我所

用。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文化思想界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对西方文化信奉的是“文化仰视”(“全盘西化”论为其代表),而对东洋文化则是另一种“文化俯视”,以为日本的一切皆来自中土,故在知识界残留一种文化自大和自恋的弊病,正如近人戴季陶所言,日本已把中国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千百次,而我们自己对日本文化则不甚了了。这实际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余韵流响。反映在文化出版界,对西方文化著述的译介可谓叠床架屋,品种众多,而对日本研究著述的引进译介,却是门庭冷落。其实,我们若是真正走近日本,就可知晓日本文化在吸收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具备自身的文化特质。事实上,九世纪末遣唐使终止之后,中日两国之间中断了官方往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相应减弱,而独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即所谓国风文化日渐发展;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向西看”。因此,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虽然在外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说中日两国的文化形似而神不似也不为过。所以,我们要想深入地认识了解日本文化,就得从认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开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文化的输入和了解绝不能再“厚此薄彼”。固然,今天仍然有少数日本右翼分子试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那段令大和民族蒙耻的血腥史实,但我们还是应该以宏阔的历史气度、开放的文化心态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了解日本文化。因为要固守民族的文化之根,我们不能单面守护自己的文化母体,而是要积极了解异域文化,吸收和借鉴异质文化的精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2001年12月7日,南京大学成立了“中日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下设的“日本学术译丛编辑部”致力于译介日本代表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专门设置了“广松哲学系列”,所译著作在中国哲学界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这次的译丛“看东方:日本社会与文化”与之有较大的不同。如果说“广松哲学系列”目的在于译介前沿性学术成果的话,那么此译丛在选书时看重的则是知名度、影响力和可读性。也就是说,这是一套针对一般读者而非

专业读者的译丛。所译介的七种图书,都是由日本著名学者撰著的论述日本文化的专业著作。内容涉及日本意识构造、风土人情、国民性格、文化特征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一本为大家熟知的分析日本国民性的经典著作,她的异域文化背景和独到的研究视角是对日本国民和文化性格的一次本质探析。而日本本土学者撰写的类似的著作,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域——这种交叉的学术视野可以多棱镜地折射日本社会与文化。当然,其中的褒美和溢恶,则要靠读者的明鉴了。

感谢“中心”同仁和南京大学日语系年轻俊彦们的支持。为了全方位地介绍日本文化,我们后续还会有日本现当代文化译著的出版,敬请读者期待。

张一兵

2007年11月于南京大学

译者前言

《何谓日本人》是加藤周一先生的评论集,收录了1960年前后在杂志上发表的八篇与日本人论相关的文章。此书日本版1976年7月初版,译者使用的是2002年10月第40次印刷的版本。可以说,此书是当之无愧的“长期畅销书”。在此,译者拟在用年表整理加藤周一先生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对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分析方法予以简单说明。

一、加藤周一先生的年表及其特点

1. 年表

1919年9月19日 作为长子出生于东京市本乡区本富士町1番地(现东京都文京区本乡7丁目),父加藤信一(1885~1974)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系,母织子(1897~1949,旧姓增田)为陆军将校之女。

1926年4月~1931年3月 就读于涩谷町立常磐松寻常小学(现涩谷区立常磐松小学)。

1931年4月~1936年3月 就读于东京府立第一中学。

1936年4月~1939年3月 就读于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教养系的前身)理科乙类。在校期间,积极发表文学评论,创作诗歌、小说。

1940年4月~1943年9月 就读于东京大学医学系,提前毕业。

1943年9月~1958年8月 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研究血液学(不领取工资)。其间1950年2月2日获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1年10月~1955年2月作为第二批医学研究生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攻读血液学。留学期间到欧洲各国旅行,并将见闻录在《西日本新闻》连载。

1958年9月~1959年1月 作为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小组成员访问奥地利、南斯拉夫、印度等国。以此次访问为契机,结束了职业医生的生涯,专门从事写作。

1960年10月~1969年8月 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日本古典文学。在职期间在美洲、欧洲各处旅行,并时常往返于加拿大与日本之间。

1969年9月~1973年8月 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其间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9日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访华团(团长中岛健藏)访问广州、北京、西安、延安等地,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74年9月~1976年8月 任耶鲁大学(北美)客座讲师。

1977年1月~12月 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目主笔。

1977年9月 随日中友好协会访华团(团长藤山爱一

郎)访问北京、上海、大同等地。

1978年4月 访问北京、西安、龙门石窟等地。以后多次访华。

1978年10月~1980年5月 任日内瓦大学客座教授。

1983年1月~6月 任剑桥大学客座教授。

1988年4月~2000年3月 任立命馆大学客座教授,讲授日本文化。

2004年6月10日 与梅原猛、大江健三郎、鹤见俊辅等八位著名文化人结成“九人会”,阻止修改和平宪法。

2007年8月 仍然活跃在第一线。

加藤周一先生的著作多不胜数。主要著作收录在《加藤周一著作集》24卷(平凡社,1978~1997年)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混合文化》(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6年)和《日本文学史序说》(筑摩书房,1975年)。

2. 特点

加藤周一先生当过医生、大学教授、专栏作家,创作过小说、诗歌,现在仍然作为评论家活跃在第一线,其阅历之丰富、文章著作数量之多、涉及的专业领域之广泛、精力之旺盛,实属罕见。

加藤周一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恐怕是喜爱文学艺术。他在上初一的时候曾经花一年的零花钱买来芥川龙之介选集阅读,并被父亲书斋里的《万叶集》所吸引;在东京大学医学系读书的时候,还去文学系法国文学专业旁听,尤其喜爱瓦雷里的诗作,另外还常常去位于水道桥的能乐堂欣赏能乐;太平洋战

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那天,他正好在新桥的戏院看戏。因为他博览群书、酷爱艺术,所以他的知识面非常开阔,极富鉴赏力。他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科学、严谨的思维——这正是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或进而言之是大多数日本人所不擅长的,而这与他在高中时学习理科,在大学学习医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一缘故,他对在难以用明晰的概念来表述的“幽情”等之中寻找日本式事物的国学家们的做法持辛辣的批判态度。他的第三个特点是对西洋,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人权思想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极力推崇,这与他在1950年代前半期留学法国并周游欧洲的经历密不可分。他以民主主义为武器对日本天皇制的不合理展开了尖锐的批判。

二、本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主要内容

本书收录的八篇文章撰写于1957年初至1964年底,这几年正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国力消耗殆尽,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被炸为废墟,国家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之后,在美国的援助下,日本迅速复苏。1955年的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1937年侵华战争前的水准,据此,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不是战后了”。1958年开始的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交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安保”运动,日本国内政治对立尖锐化。新条约之后成立的池田勇人内阁一改前任岸信介内阁的强硬的极右政策,致力于推行“所得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进入高度增长时期,国民生活

得到大幅度改善,创造了所谓的日本“奇迹”,而1964年10月的东京奥运会则成了“奇迹”的象征。

当时,日本人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彻底地进行清算,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荣,对今后会走向何方漠不关心。对于这种现象,加藤周一先生深表忧虑:

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来,无疑是因为“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没有弄清楚。而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弄不清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求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何谓日本人》

“希求”在这里实际上是指日本人的理想与目标,要想弄清楚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是什么,则要对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与民族性有所认识。加藤周一先生收录于本书的八篇文章,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围绕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与民族性这一主题撰写的。全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五篇文章,论述的是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特征;第二部分一篇文章,即“关于天皇制”;第三部分两篇文章,论述的是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问题。下面,借助从各部分抽出来的关键语句对各部分的主要观点进行整理。

1. 关于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特征

(1) 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首先是以非超越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

(2) 日本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常寄情于风花雪月,其感觉世界,特别是在造型方面,敏锐而洗练;第二,充分具备从落后的状态出发,快速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要能力。

(3) 日本汇集了多种起源不同、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这是一种混合文化。国学家们所强调的幽情、恬淡、淡泊等并不是日本式事物的本质之所在。

(4) 明治以来,日本看重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现在有必要在精神上对外开放。精神上的对外开放不仅不会丧失真正的传统,而且可以开辟恢复传统之路。

(5) 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源自日本的双重构造,即在经济上的成功和在文化上缺乏自信。

(6) 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生态史观”为了树立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过于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而忽略了西欧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缺乏对历史的客观认识。

2. 关于天皇制

(1) 直至战败为止,天皇的权威被假设为具有永久性,而且这种假设被大多数日本国民接受了。

(2) 天皇制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宗教的一种微妙的替代品而为日本国民所接受。

(3) 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的崩溃,造成了日本国民不相信一切权威的态度,而那种态度现在将其矛头直指民主主义。

(4) 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天皇制在内的所有世袭君主制度本身就包含了不合理性,并且

以欺骗为前提。

3. 关于知识分子

(1) 日本知识分子的特征不如英国知识分子的特征那么明显。

(2) 日本的知识分子年纪偏轻,而且绝大部分是男性。年纪偏轻一方面说明日本的知识分子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在历史感觉上比较迟钝,这也是自明治以来日本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贫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3) 在战争期间,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能科学地、有区分地把握国家的概念,因此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

在具体分析上述问题的时候,其实加藤周一先生一直立足于两点,即“混合文化”和“现世主义=现在主义”的分析观点。下面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简单的说明。

三、“混合文化”与“现世主义”

“混合文化”的观点形成于加藤周一先生 1955 年 2 月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途中,同年 6 月以“日本文化的混合性”为题在《思想》杂志上发表;而“现世主义=现在主义”到 1987 年才正式冠名(《从现世到净土》,平凡社,1989 年)。如果说“混合文化”概括的是日本文化的本质的话,那么“现世主义=现在主义”概括的则是日本人精神世界的特征。

1. 混合文化

首先要说明的是，它在日语中的汉字形式是“杂种文化”，译者没有直接使用“杂种”，而是用“混合”来替代。因为“杂种”在汉语中是非常粗鲁的骂人的话，而在日语中则没有那样的意思（顺便提一下，国骂多与性有关，而日骂则多与排泄物有关），是一个中性词。正因为如此，加藤周一先生才会说“我既不赋予杂种以褒义，也不赋予贬义”。所以说，照搬“杂种”这两个汉字，显然是不合适的。

日本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明治以前主要从中国，明治以后主要从西欧，战后则主要从美国。加藤周一先生所指的“混合文化”，与一般的对外文化交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不是“通过与外国的接触来充实原来的原理”，而是“向外国寻求对本国的文化不可缺少的原理”。加藤周一先生认为，“日本文化的混合性并不是现在才有，它早在明治以前从飞鸟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时期，就曾以更加彻底的形式存在过。混合文化不论在哪个时代一直都是日本的现实”，“将明治以来的日本的文化纯粹西洋化的思潮一出现，就会产生尊崇日本式事物的反作用，两种倾向的交替似乎延续至今”，加藤周一先生将这种交替称为“恶性循环”。

其实，如何看待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关系到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identity)的极为重大的问题。“独创胜于借鉴、模仿”，古今中外似乎都这么认为。日本的国学极力强调日本文化的独创性，其原因也在于此。在加藤周一先生看来，牵强附会地强调日本文化独创性的日本国学陷入了精神主义，而强调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因素的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

史观”则是无视历史事实。对此，加藤周一先生开出的药方是：“截断这种恶性循环的方法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舍弃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愿望，不论是纯粹的日本化，还是纯粹的西洋化。英法的文化是纯粹文化，那样很好；日本的文化是混合文化，那样也不错。”舍弃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愿望，实际上是舍弃“独创胜于借鉴、模仿”这一通行的价值判断，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原原本本地接受混合，相当热心地在生活方法上开动脑筋”这一看重现实的结果的新的价值判断。而加藤周一先生眼中的“现实的结果”便是：“在19世纪中叶技术上还处于落后地位的日本，在那之后的一百年里成了世界上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不仅工业技术发达，而且教育得以普及，幼儿死亡率降低，形成了由富于才干的官吏组成的高效率的行政机构。那些都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的奇迹’。”何止这样，加藤周一先生说“明治以来，日本看重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现在有必要在精神上对外开放”。也就是说，他认为日本文化的混合程度还不够。既然在技术上的“混合”带来了如此大的成就，那么精神上的“混合”则可以使日本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这完全是一种“新思维”，虽然似乎与“白猫黑猫”论有点相似——不，应该说“白猫黑猫”论与之相似才对。加藤周一先生之所以如此肯定“混合”的现实，主要是因为他二战期间亲眼看到过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对人权的肆意蹂躏，在周游欧洲的时候切身感受过人权的尊严，这样的经历使他对西洋——更准确地说是以对在法国大革命中确立的“人权”思想为核心的民主主义十分崇尚，相信民主主义是普遍的价

值观念。既然是普遍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对它进行回避,而应该直面“混合”的现实,并且加大“混合”的力度。加藤周一先生所说的“精神上的对外开放”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现世主义=现在主义

加藤周一先生在分析日本文化的本质的时候,看重的是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在分析日本人精神世界的特征的时候,则强调了原始信仰的作用。加藤周一先生认为在佛教、儒学从中国传来之前,日本存在着一种包含万物有灵思想、祖先崇拜、巫术要素的原始民间信仰体系。在那种信仰中,山川、树木等自然界事物以及房屋、日常生活用具甚至死者的灵魂都是信仰的对象——神(kami)。各个地区都有其独自的神,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系统和上下关系,而且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之间也没有绝然的界限,前者是后者的延长。这一自然形成的民间信仰(民俗神道)成为日本人意识的基本构造,它并没有因为神道与天皇联系起来以及佛教、儒学甚至基督教的传来而消失。就与佛教的关系而言,不是佛教改变了日本土著的世界观,而是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改变了佛教;就与儒学的关系而言,儒学不像佛教那样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影响,其影响的对象主要是武士阶级,但江戸时代的武士支配层以及御用学者却无视与土著世界相矛盾的价值超越性。因此,他认为泛神论或者在与泛神论的关系中形成的日本的世界观即便受到过佛教和儒学的影响,但它一直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延续,对日本人的思维、行为方式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在基于这一信仰体系的世界观中,日常世界中没有超越的权威,人们也

不会联系该权威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加以定义。现世＝日常世界，具体表现为共同体(集团)。对于居住在村落共同体中的人来说，现实是村落，而不是其他。但是，对于村落来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由神而是由村人决定。在日本本土的世界观中，价值的根据内在于村落，而决不会超越村落。加藤周一先生称这种价值取向为“现世主义＝现在主义”。

加藤周一先生在第一部分指出日本人不擅长形而上学的思维，而在经验主义的、实际的思想显得较为发达，在第二部分指出宗教意识对日本人的影响极小，在第三部分论及日本的知识分子缺乏科学的精神，未能从原理上反对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可以说，“现世主义＝现在主义”是加藤周一先生日本人论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主张应该在明治以来的技术上门户开放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门户开放，即精神上的门户开放，其理想乃是为日本引进超越国家的“人权”思想。换言之，要想使日本人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必须积极地从西洋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对历史上在汲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文化”给予积极的认可。在这一点上，“现世主义＝现在主义”与“混合文化”又是一脉相承的。

四、今天的加藤周一先生

本书收录的文章，是加藤周一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撰写的，即便在今天读来也丝毫不觉过时，这是因为加藤周一先生当时所提出的日本人希求什么的问题，现在并没有得到